

# 美國西南地區的印地安古陶

施慧明 (美國芳邦學院藝術碩士美術碩士)

## 西南地區古代製陶概況

一萬年前在美國西南地區，即現在的亞利桑那州與新墨西哥州，有三個古老的印地安部落，以採集與農耕為主要生活方式，他們就是：

(一)阿那莎西(Anaszi)族群，活動於克羅拉多河谷高地；

(二)荷荷坎(Hohokom)族群，居住在西南沙漠地區。

(三)莫哥隆(Mogollon)族群，居住在亞利桑那州與新墨西哥州邊境山區，活動範圍可延展到帕遜(Pason)地區。

他們最初使用籃子來儲放物品；被挖掘出土最早的陶器，是西元前五百年的作品。這些出土陶器大部份為荷荷坎與莫哥隆文化的遺物。由於這些陶器的外形精美，主要為球形平頂的容器與半球形的陶碗，棕色、薄胎（最薄僅有二釐米），所以考古學家推測這是當時的土著商人或陶土由墨西哥北方馬卓(Sierra Madre)齒狀山脈帶進來的陶器。印地安的陶工們也由南方營商的土著處學到了基本作陶的技術

（那些商人曾為了找尋綠松石，到過本區的北方）。初期他們常模仿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皿，而後製陶的技術也流傳到聖猶恩河(San Juan)流域。

本西南區北部地方所發現的古陶，最早的是西元四百年，阿那沙

西文化的粗糙灰陶；南方出土最早的是荷荷坎文化的維基(Vakhi)紅陶及灰陶，是西元前三百年到西元一百年之間的作品。在亞利桑那州的鹽河(Salt)及基那(Gila)河流域的製陶手工業，卻有悠久的傳統歷史，但是製陶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南方的墨西哥，甚至可達中美洲與南美洲（中南美洲最早的出土陶器為西元前兩千年的作品）。

## 古陶製作方法

古代西南地區印地安人的製陶方法，大都由村子裏的女性親戚或鄰居互相傳授而來。陶土是最基本的材料，蘊藏在河邊河水沖積的平原上，也可在岩石區的地層中得到。因為本地區充滿了含有不同種類礦物質的陶土，因此也產生了許多色彩不同的陶器：一般來說，在中部及南部是燒成棕色或橘色的；在北部則為白陶或灰陶。為了增加陶器耐火及不易龜裂，陶工們很謹慎的加入些砂或碎陶片及岩石磨碎的粉末。

陶工們首先將浸溼了的陶土用布包裹起來，直到土壤把水份均勻的吸收後，拿出一小團陶土做成一個碗的形狀為陶壺的基底，再將揉好的泥條黏附在小碗的邊緣圈繞，慢慢的增加這個容器的高度，直到把陶器的外形完成。這種方法稱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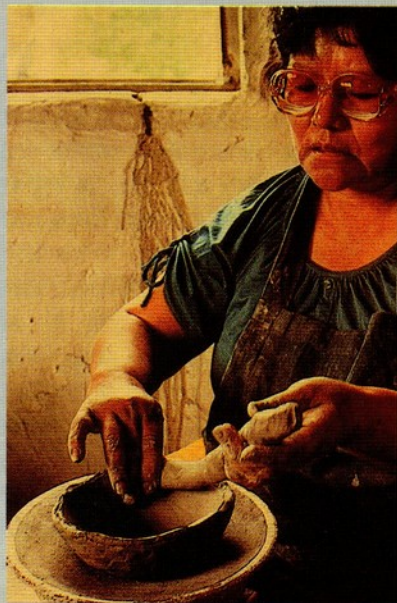


圖1.印地安婦女用泥條盤繞法製造陶器



圖2.用陶片將陶坯削薄

「泥條盤繞法」(圖1)。粗坯完成後，由於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產生了不同的方法：一、拍打法(Paddle and Anvil)：用一個圓形的石頭或陶片將陶器內部弄平滑，外部則用一個石板或木頭輕輕拍打它。二、刮削法(Coil and serape)用一塊弧瓢類植物曬乾的硬殼或圓形陶片將陶坯刮薄(圖2)。等陶坯陰乾了之後，再用河裡的小圓石沾上水來削磨陶坯的表面，直到發亮為止。如果想在陶器自然的顏色外添加其他顏色，陶工們便使用精鍊過的陶粉，調上水後淋在陶坯上。

有時候，在他們生活環境裡的植物、礦石材料，也被用來做為色料畫在陶面上。植物顏料如艾蘭、芥菜等，都需經過長時間煮沸成膠狀物，才可以用來當色料使用，也可以用來與礦石粉末混合作為黏著劑。當這些色料經過燒製後，在陶面上呈現黑色、棕色或黃色，而白色則必須採用高嶺陶土(Kaolin)。畫筆是採自植物的葉子或細枝，用口咀嚼它的尾端而做成的(圖3)。等到陶坯上的圖案色料乾了以後，就可以用火燒成成品。古代印地安人常等待晴朗的日子或是已貯存了一堆陶坯時，才用煤碳來燒煉。陶坯被放置在岩石或破損的陶器上，用更大的陶片作為陶器之間的間隔，以免陶器被火燒焦，或被火焰中含有黑色污垢的煙碰觸到陶坯

表面。排列好後上下擺進煤碳。燃燒時氧的份量常是陶器成品顏色的關鍵，氧氣足時，燒成的陶器為棕色、橘色或紅色、白色，這是依陶土的種類來決定；但是氧氣不足時，則不論那種陶土，都會呈現成灰色或黑色。

到了西元五百年左右，陶器成品可以從它們的造形、圖案等特徵，分辨出它們的文化背景。在西南地區，全部約有廿個陶器製造地點，茲舉出幾個重要的代表區域。

### 荷荷坎文化

荷荷坎族群非常善於手工藝品的製造，尤其是飾品、石製品、鑲嵌細工及陶器上的花紋圖案設計，製陶法採「拍打法」。早期(西元前三百到西元一百年)陶器外型與紋飾皆與莫哥隆文化相似，但是製陶方法不同。陶碗上的花紋常由碗底作同心圓，一直畫到碗口。除了同心圓外，也用簡單的幾何圖形，有回狀紋、繩形紋、三角形、直線，而這些紋飾將陶碗畫分成四分圓。伊斯特拉(Estrella)與甘泉(Sweet Water)兩地所產的灰底紅紋陶，為此時期的代表。

到了西元三百年以後，荷荷坎文化在陶器上紋飾發展得更具民族特色，其中尤以聖大·庫茲(Santa Cruz)、司克頓(Sacaton



圖3.在陶坯上畫上圖案



圖4.荷荷坎文化 淺黃色底紅紋陶西元900年

所燒製的陶器，最為後人所知悉。其特徵為：淺黃底紅紋陶，陶碗的造形有向外延展的口邊，水瓶都帶有燒杯式的瓶口球形的瓶身。此期的代表作品，為聖大·庫茲製造的陶器，其年代為西元七百年—九百年（圖4）。深受墨西哥文化影響的陶偶小像，也在西元九百——一千一百年之間大量製造，在造形上尤其偏好動物形（圖5）。

西南地區到了西元一千一百年左右，社會結構開始轉變，各民族間遷移往來的機會增多，在文化上也反應出下列三種特徵：

一、淺黃底紅紋的陶器被基拉與

鹽河兩地出產的紅色陶與棕色陶代替。在貝得村（Verde Valley）與佛拉格斯達佛地區（Flagstaff area）有大量的出土。

二、在唐托（Tonto）盆地與鹽河（Salt River）上游區域所製造的陶器是三色彩陶，在紅色的陶面上畫黑色與白色的花紋（圖6）。

三、卡薩·格蘭得（Casa Grande）所生產淺黃色底紅紋的陶器，很明顯是受了卡燕塔文化（Kayenta）的影響，在陶面上也作了相似的幾何學圖案（圖7）。

西元一千四百年以後，荷荷坎文化已經沒有明顯的文化延續，但

是在陶器上的特性（例如陶器的肩膀較低而且平滑），仍可以在皮馬（Pima）族與帕帕哥（Papago）族的陶器上發現（圖8）。

### 莫哥隆文化

莫哥隆文化的發源地區比荷荷坎文化更處於山地區域，早期陶器的類型與荷荷坎文化早期陶器類似，他們用泥條盤繞及刮削法作陶，所製造的紅陶與棕陶，以陶坯薄而著名於世。直到西元四百年到六百年之間，莫哥隆族群也發展出屬於自己族羣的紋飾，其特徵有二：其一是指手指在陶面上捏出圓點或雕



圖5. 聖大庫茲 淺黃底紅紋人偶陶



圖6. 左：唐托多色陶  
右：聖大庫茲 淺黃底紅紋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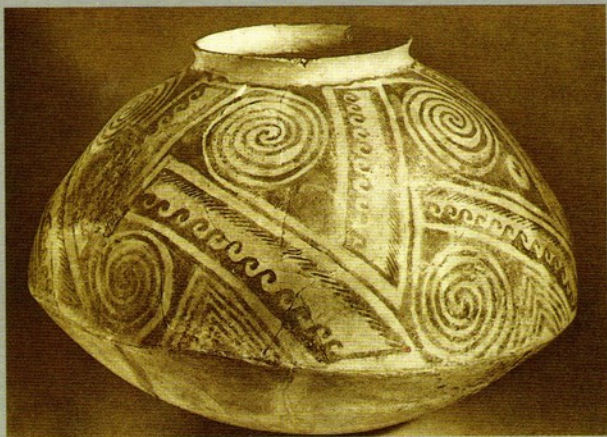


圖7. 荷荷坎文化 淺黃底紅紋陶 西元11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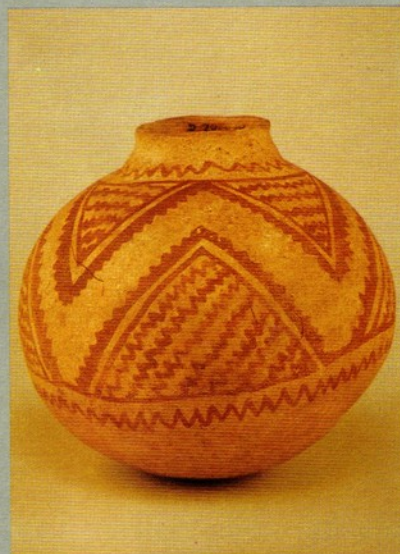


圖8. 荷荷坎文化末期陶器西元14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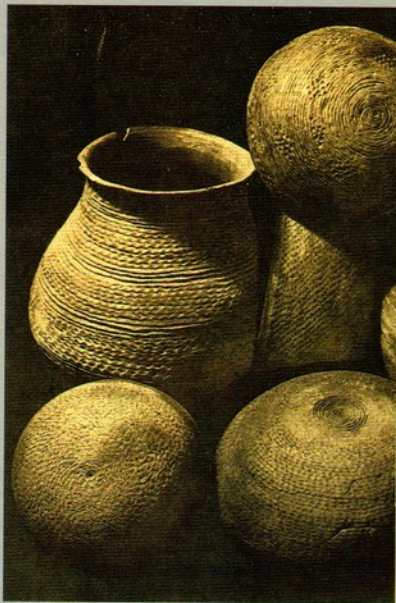


圖9. 莫哥隆文化 波形紋陶器

刻出線條，把泥條間的接合痕跡保留在陶面上。其二是用紅色顏料，在棕色或粉紅色的陶面上畫出紋飾，常用的圖案為矩形或圓形的螺紋。

西元七百年以後，出現了用煙薰黑的陶碗，也引進外來的陶土作出白陶，並在陶面上畫出了紅色的幾何圖案。到了西元九百年，白底黑彩陶取代了白底紅彩陶。白底黑彩陶的特徵為：粗的輪廓線，在圖形上加上如陰影般的斜線；棕色陶表面也有了複雜的變化，把泥條捏成波浪形狀，重疊在平坦的陶面上。陶工們也有用刀在陶面上切割出線條與點狀紋飾，幾乎把當時所能想到的方法都用上了。有波紋的陶器在許多印地安遺址都有出土，它們大都是灰、紅、棕色陶土所作成的，在當時可能是作為日常生活上的烹飪用器（圖9）。

一直到西元一一〇〇年，這類有過多裝飾的陶器，仍繼續製造，白底黑彩是這些陶器的基本設計。由杜拉羅莎（Tularosa）與斯諾佛克（Snowflake）兩地出土的陶器來看，體積上已較前期縮小，造形與圖案也更趨精緻。西元一二〇〇年所謂麥卡杜納（McDonald Corrugated）波狀紋發展出來，於是手捏波紋與筆畫花紋常組合出現在莫哥隆文化中。在杜拉羅莎出土的白底黑彩陶造形上也千變萬化，有球形的壺、半圓形的碗，在把手部

位可看出是由動物的造形演變而來，例如鹿、狗、美洲豹等，而這些被人類學家稱為偶形把手陶器（effigy-handle Vessels）以西元九百年到一一〇〇年，在杜拉羅莎與保留（Reserve）時期遺址的出土物最具代表。

莫哥隆文化在西元一三〇〇年時絕跡，原先的種族可能與西方或北方的部落混居，在這個文化晚期，最出名的是在新墨西哥州西南方明伯瑞斯村（Mimbres Valley）的一支莫哥隆族印地安人所作的作品，時間是西元一〇〇〇年到一一五〇年，作品多為白底黑紋陶及彩繪陶。

明伯瑞斯陶器的特色在於：將人形或動物的造形畫在陶碗的正中間，邊緣用粗黑的線與整束的細線來裝飾。他們善於描寫大自然裡的生物，栩栩如生圖紋裡透露出他們敏銳的觀察力與幽默感，有些圖形帶有浪漫的幻想氣息，如鳥與魚的混合、蝙蝠人的造形。最令人激賞的一例便是圖10，一隻大鳥將擒補的兔子分為兩段，上身啣在嘴上，下半身踩在腳下。人物的描寫則多以當時人們日常活動為主題，如打獵、跳舞、祭祀等。許多出土的明伯瑞斯陶碗是用來覆蓋死人的臉孔，這類陶器上都故意敲破一個小洞，加之這些陶碗的外形及紋飾與西南地區其他古文化的類型完全不同，所以有人推斷，這些陶器可能

是為了特殊用途而特別燒製的。

西元一一〇〇年左右，莫哥隆文化吸收了許多亞那莎西文化的特性，這一時期被許多考古人類學家稱為「西巴布洛文化(Western Pueblo)」。此期的陶器以白山紅陶(White Mountain Redware)為代表，在亞歷桑那州東南方的許多遺址都有出土。製作方法是，在灰色的陶坯上淋上一層橘紅色的化粧土，而陶面上的花紋則是採用早期紅底黑紋陶的圖案，所不同的只是虛實部份互換，或是在圖案上加上如陰影般的斜紋。

莫哥隆文化到了西元一三〇〇年也發展出新的設計元素，如動物造形與巫師造形的陶偶；另外也學會了使用白色的塗料，尤以巫師形狀之陶偶的臉孔造形最具特色。巫師陶偶是由宗教儀式上的需要而演變出來的，是許多古老印地安部落所共有的習俗，而且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今日巴布洛印地安人。不同的陶面花紋可能代表不同的用途；用於宗教儀式的陶器，都有粗寬的白線環繞在陶器的外圍。這一時期常用的圖紋是指印、圈紋、三角形、粗寬的線條等。四哩彩陶(Four Mile Polychrome)是此期的代表。莫哥隆文化的末期，受到卡彥塔族(Kayenta)遷入此地區的影響，又由於地緣關係，與荷皮族(Hopi)及朱尼族(Zuni)混居，逐漸失去固有文化的特性。



圖10.明瑞伯斯 白底黑紋手繪碗西元1100—1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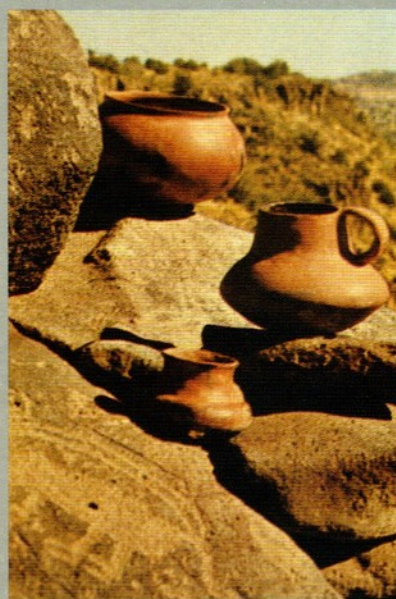


圖11.沙拉杜文化 紅陶西元1250—1400年

## 沙拉杜文化

沙拉杜(Salado)文化是一個尚未被完全了解的史前文化，它可能是莫哥隆族群的一支部落與白山地區一小克羅拉多河的其他部落混居而產生的，也可以說是三個古文化民族的混合。在西元九百年時，居住在托那多(Tonoto)盆地，使用拍打法的技術製陶。他們製造出的素面棕陶，與莫哥隆文化中波狀紋陶相似，稱之為沙拉杜紅陶(圖11)，另一種為路易貝爾白底黑紋陶(Rosevelt, 圖12)，也與杜拉羅莎、保留時期的白底黑紋陶等，頗為類似。

沙拉杜文化以彩陶出名，在品塗(Pinto地名)、基拉、唐托等地的遺址都有彩陶(圖13)、半球體的陶碗、長項的陶壺、動物形狀的陶偶等陶製品。基本上，沙拉杜文化受墨西哥文化影響較深，它的動物形陶偶與同時期墨西哥北部的卡薩斯·格倫底斯古城(Casas Grandes)出土的陶偶造形非常相似。卡薩斯·格倫底斯城一直到十三世紀都是一個重要的貿易中心，土著商人帶著他們所製作的器皿，由墨西哥南部來到此地，以便交換採自美國西南部的綠松石。

人形陶偶也以沙拉杜文化地區為最多，有大量精美的出土品，它們大都是採人像坐姿，紅色的化粧土——沙拉杜紅土描繪陶器表面，



圖12.沙拉杜文化 路易貝爾白底黑紋陶西元1200—1350年



圖13.沙拉杜文化 唐托彩陶西元1250—1400年

同時也採用了基拉、唐托等地出產的彩色塗料(圖14、15)。

西元一二〇〇年以後，沙拉杜文化區域所生產的陶器在西南區域非常流行，而且陶器製作地點，也遠離沙拉杜文化的中心地帶，散佈在荷荷坎文化遺址及基拉河與鹽河河谷地帶。

杜文化一直延續到西元一四〇〇年，雖然它的時間並不是很長，但是在西南地區的文化上佔有一席之地。關於沙拉杜文化後裔的下落十分模糊，匹馬族(Pima)、帕帕哥族(Papago)、荷皮族(Hopi)、朱尼族(Zuni)等，可能就是他們的後代。

## 卡彥塔文化

大約到了西元四〇〇年時，卡彥塔—阿那莎西族才學會怎樣作陶器。當時他們還居住在現今的亞歷桑那州北方，小克羅拉多河谷與北方的沙漠地區。後人在其遺址裡發現裝有陶土的籃子及待燒的陶坯。在西元五百年時，卡彥塔族已燒造了里諾灰陶(Lino Gray)，造形有平頂半球型的陶壺、葫蘆形的陶器及與荷荷坎文化、莫哥隆文化早期燒製的陶器相類似的形狀。為了模仿南方淺紅色的陶器，他們也用了一種紅色不安定的塗料塗在陶器上，因為這種塗料並沒有經過燒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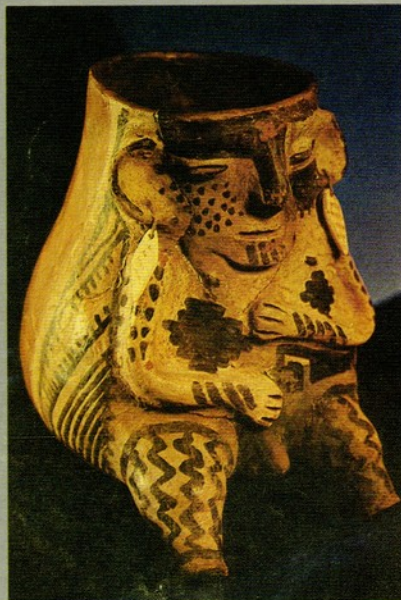


圖14.沙拉杜文化 唐托三色陶偶西元1200—14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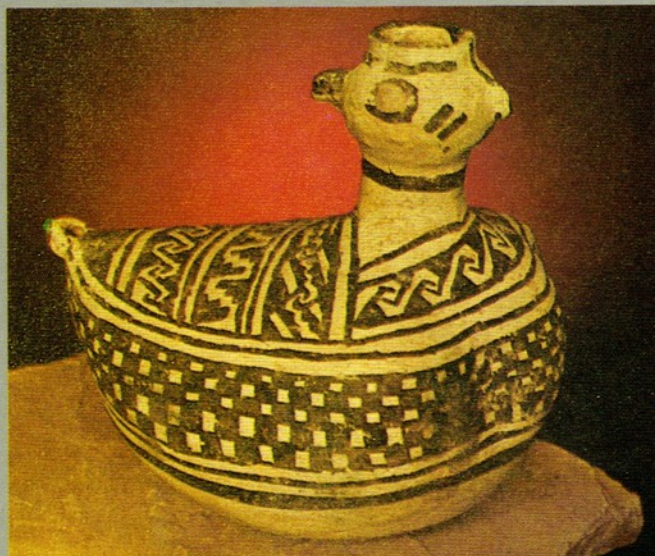


圖15.沙拉杜文化 路斯貝爾 白底黑紋 鳥形陶

，所以它經常掉落。又經過了三百年，卡彥塔族終於製作出了真正的紅陶。

早期的理諾灰陶是在陶面上畫上黑色的圖案，而這些圖案原本是籃子上的圖案，包含了三角形、正方形、圓圈、閃電般的線條、重疊的三角形，人或動物的圖形等，最常見的人形圖案，是一群人握著手，牽成大圓圈。可是南方陶器在西元一百—五百年常用的圖形（如回字形、十字形，像畫陰影的斜紋、螺旋紋等），卻在西元六百年——一千年才出現在卡彥塔的陶器上。到了西元七百年，北方開始製造傳統的白底黑紋陶時，所使用的圖案仍採用帶有南方色彩的圖案及花紋，可是這些圖形並沒有被卡彥塔族所使用。這時，卡彥塔族的藝術家們卻很快的發展出套更精密的幾何圖形，更加明確的闡釋出卡彥塔族的文化歷史，這也說明了卡彥塔族在陶器的表現上排斥外來的文化。

從理諾古陶上的編籃圖案及幾何形的閃電圖形，發展出了巴布洛文化，第一期的典型代表為卡那亞(Kana-a)白底黑紋陶，圖案由細線條、點、三角形組成。時間是西元七二五年—一九五〇年。

第二期的典型代表為黑岩(Black-Mesa, 地名)的「白底黑紋陶」，其特徵為由較寬的線條、環繞的螺旋紋、大的三角形、大圓點所組成的圖案等，而且圖案上較





圖16.阿那莎西文化 偶形把手陶  
白底黑紋西元960—1100年

第一期有更多部份加上了黑彩（圖16），時間為西元九百年——一〇〇年。本時期晚期，索西（Sosi，地名）白底黑紋陶則去掉了點所組成的線條，另外結合了三角的旋渦紋。

第三期陶器的體積變小，在壺頂上增加了花紋，保留了更多陶壺本身的白色，時間為西元一一〇〇年——一三〇〇年（圖17）。在當時，阿那莎西人的後裔人口增加，其他地區的印地安人又搬遷進來，產生了各民族的合併時代，所以這一時期也稱為合併期，在陶器的發展上則為黃金時期。

在西元一二五〇年——一三〇〇年間，西南地區有許多美麗的陶壺是卡彥塔陶工所作的，然而朱沙揚（Tusayan，圖18）與卡彥塔兩族（圖19）的白底黑紋陶，除了在造形上復古（模仿三百年前）之外，也創造出新的造形，這可能是與柏地岩（Mesa Verde）—阿那莎西族來往之後所受的影響。

在古代亞歷桑那州境，卡彥塔陶器是唯一經過燒窯製造的陶器，有白陶、橘陶、灰陶。其他文化有使用燒過的灰陶或棕色陶，在表面上塗上一層紅色的化粧土，只有卡彥塔族作出橘色的陶器，稱為舒沙吉紅陶（Tsegi Orange Ware），製造的發源地可能在尙·瓊（San Juan）河河岸或猶他州南部，在西元九百年時，他們用當地的土壤燒

出紅底黑紋陶。在朱沙揚時期，陶面加上了陰影斜紋，到了麥迪生（Medicine）時期，則用粗黑的線條畫在陶面上，也有用黑色與白色顏料畫在紅色的陶面上作為彩陶。

灰陶在發展上就沒有紅陶那麼複雜，可能是因為灰陶本來就是用來烹煮食物用的。理諾灰陶在西元五百年——七百年間，用波狀紋飾環繞在壺頸上，或是在陶坯未乾時刻上線條紋路。到了西元九百年時，用手指捏出的波狀紋覆蓋了整個陶坯。大體來說，灰陶的數量較為稀少，以巴布洛第二期朱沙揚球形、桃形灰陶最具代表性。在演變的過程中，波形紋開始減少。到了西元八七五年左右，陶面上的泥條是重疊上去的，而非如前期用手捏出來。於是這一種重疊的方法，就稱為莫恩可必（Moenkopi）波形紋飾。到了卡彥塔文化的晚期，灰陶上的波形紋演變為凹凸不平的表面，陶器造形多為球形，隨著時間演進，灰陶發展為後代荷皮族所實用的陶器。

第四期又稱為巴布洛陶器的古典期。陶器在這個時期出現了釉藥飾紋，後代美國人類學家推測：初期可能是外來的民族帶來了上釉陶器，由於交易而轉入印地安人手裏，而後這些陶工們終於在聖大非（San·ta Fe，現為新墨西哥州首埠）南方土耳其石礦場附近找到鉛質礦物，鉛釉就以此地區為發祥

地，逐漸遍及整個新墨西哥州及亞歷桑那州。當時的鉛釉陶器通常是在單一色的陶面上，再繪上黑釉線紋做裝飾。

巴布洛—阿那莎西族可能是最具代表性的陶偶製造民族，尤其是鴨子的陶像、鳥形和足形陶壺。其中以鴨子坐姿陶偶最具代表性。從古代巴布洛族及朱尼族的神話得知，那隻鴨子是有益於印地安的「功臣」，牠曾經幫助族裡的一位貴族，陪伴他歷盡千辛萬苦，竟尋找到精靈之湖，也帶他安全的返抵族人居住的地方。嗣後，他們每四年就舉辦一次這「神話之旅」，由青少年參加，意味著加入祖先精靈世界的象徵。當然，其中不可缺少的主角是一隻鴨子。

在巴布洛族的遺址中，都有大量的陶偶碎片。西元一九二〇年左右，在巴布洛·李尼托 (Pueblo Bonito) 遺址挖掘了四十一個人形陶偶的碎片，由這些碎片可知，人形陶偶大部份是做為瓶子型的容器，臉孔是平坦的，耳與嘴則清楚的用雕刻的線條表現，臉頰上畫上裝飾的花紋，代表五官與臉上的刺青。人形陶偶的用途至今仍不清楚，也許只是實用的容器，但是它們很有可能與鳥及其他動物造形的陶像一般，被用於某些儀式上。

印地安古陶無論有多少種，令人驚奇的是，它們全都是用手來做的，沒有其他機械（如轆轤）的幫



圖17.阿那莎西 一卡彥塔文化 巴布洛第III期 白底黑紋陶西元1200—13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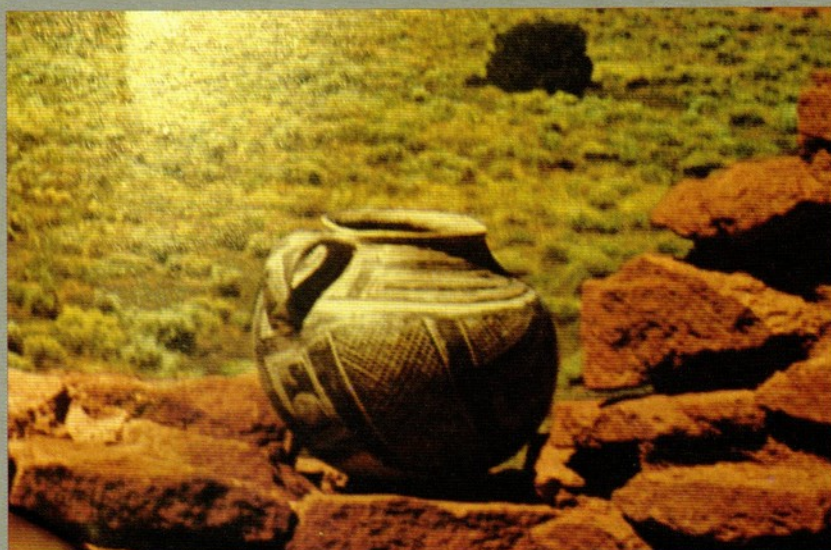


圖18.阿那莎西文化 朱沙揚 白底黑紋陶西元1090—1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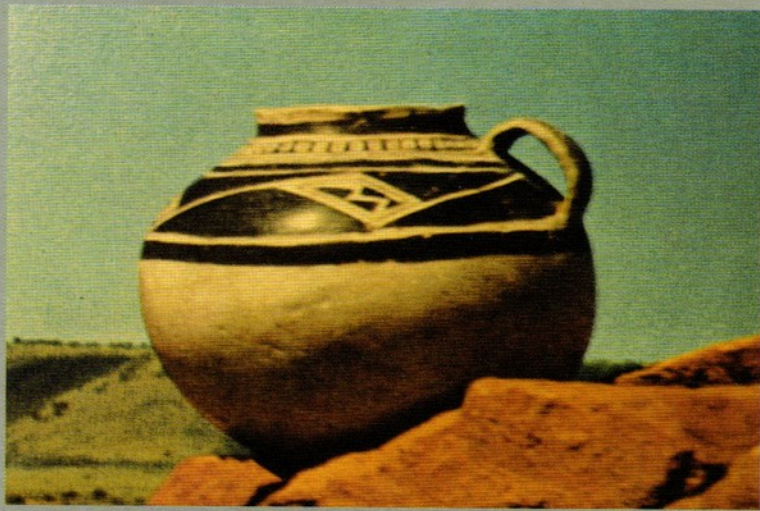


圖19.阿那莎西—卡彥塔文化 白底黑紋陶西元1260—1300年

忙。在這麼長的時間下，都是由女人來做這件工作。壺面上的圖案，不論多麼複雜，都是陶工設計後徒手繪上去的。莫哥隆和荷荷坎，及早期荷皮族的陶工常把陶碗上的面積分為帶狀或四分圓，卡彥塔的陶工則把橢圓形放在碗中央，把碗面畫分成三個寬長的區域。陶壺上的裝飾部分是壺頸與壺身，每一個區域都可畫分為小小的單位；荷荷坎族的陶工通常把陶壺的壺身畫分為四個或更多個垂直條狀。基拉族—荷荷坎族的一支—的陶器，從壺肩以下部分，不加紋飾為其特色。

用於日常生活中實用的陶器，都是用最簡單的造形，而且幾乎沒有紋飾。波形紋的陶器，是為了使陶器加熱快速。宗教儀式上所用的陶器，就比一般陶器有更多紋飾，常用的動物則以蛇與青蛙較多。

## 結 論

美國西南地區的三種古文化體系衍生出來的印地安古陶，歷經約二千年的演變，我們可以獲得如下的結論：

一、以陶藝的觀點而言：印地安古陶的造形變化無窮，其發祥伊始即是一種多元性的發展。例如距離現在有三千五百年乃至四千年之間出現的中國彩陶文化，其壺形除了極少數幾個特例以外，幾乎都是千篇一律：壺口小、壺頸短、壺身圓球狀或橢圓球狀。可是美國西南地區印地安古陶壺造形卻無所不有，甚至於動物形壺也諸多出現，連把手也採用各種不同動物造形，甚至於人形。這種造形的多樣化，是其他古老民族或現存未開化民族所完成的原始藝術中，無法尋找到的例子。

二、器皿上紋飾，採用動物、植物、人物等，取材領域非常廣泛而豐富，在整個原始藝術中，獨樹一幟。其採用之圖形，可以分為幾何圖形與自然物象圖形兩大類。幾何圖形主要有三角形、四角形、閃電形（亦稱為鋸線紋）回字紋（亦可稱為雲形）、波線紋等；自然物象圖形主要有各種小鳥、男、女、昆蟲、兔、蝙蝠、巫師、鬼魂、鹿、豹、羊、鸚鵡、貓頭鷹、狗、鴨

等。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幾何學圖形也好，自然物象圖形也好，有單獨一項出現，也有上述兩項紋飾混合出現的情況。是故，在文化人類學上曾經成為爭論的焦點：究竟人類是先採用自然物為紋飾，或先採用幾何圖形為紋飾。這個爭論似乎是多餘的，因為我們證諸西南地區印地安古陶器，可以知道無所謂者優先的問題。若說兩者同時出現，有時單獨採用，有時并用，似乎並無不妥。

三、西南地區古陶上出現的動物紋飾，無論是哺乳類或鳥類，甚至於昆蟲，通常都給予「擬人法」的表現，也可以說是給自然物以「人格化」，使人看來頗具親和力，真是愛不釋手。這種表現法，在其他古老的種族當中並非沒有，但都遠不如美國西南地區印地安用在古陶上那麼繁多。

四、從美國西南地區古陶的發展經過，可以看出人類製陶是由「泥條盤繞法」為基礎發展的，這並不是文化交流而來的，而是自然的形成（因為非此無從製坯，除非利用較發達的機具，如陶車等）。又，人類製陶的歷程，由素燒陶，進入加彩陶（加彩後不再燒），然後達到上釉陶，這個進展，也都是全人類無論那一個種族都是必經之途，也是自然的發展，並不一定需要外來文化的影響，只是各種族在表現的演變上，時間長短不一而已。